

# 《左傳》唐國位置與鄖縣肖家河楚墓墓主性質 探究\*

陳炫璋\*\*

（收稿日期：112年3月24日；接受刊登日期：112年6月19日）

## 提要

關於《左傳》姬姓唐國的地理位置，歷來學者爭議很大。然因其地理相當重要，也是我們探索唐國何以到春秋晚期才被滅的因素。根據近來唐國器物與南陽戰略位置的分析，本文認為姬姓唐國所在的位置基本上不會與隨國相去太遠，古書將唐國定在隨州一帶，基本上是符合與唐國有關的器物出土情況。至於湖北鄖縣肖家河楚墓墓主性質，或認為姬姓，或視為楚公族陽姓。本文從楚國墓葬、用字及稱謂的使用進行考察，認為肖家河楚墓的主人與姬姓或楚公族陽姓無關，當是麇國國君，亦有可能是附屬於楚國的麇國公族。

關鍵詞：唐國、隨州、肖家河、錫穴、麇國

---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使本文論述更加精進，在此謹申謝忱。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

西周時代，周人為了鞏固漢江一帶的戰局，因此建立了所謂的「漢陽諸姬」做為王室的南方屏障，漢陽諸姬就此一直延續到春秋時代。至於漢陽諸姬包括了哪些國家，目前學界還有爭議。《左傳》的唐國即漢陽諸姬之一，然而有關唐國的史料卻相對不多，且其地理位置歷來學界有不同的看法。近代隨州一帶出土了與唐國有關的銅器，然數量上仍不算多。再者，有些與「唐」國有關的器物，其是否就是漢陽諸姬之唐國，學者對此仍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先對《左傳》中唐國與楚國的關係進行分析，接著就唐國的地理位置進行討論。再者，近年湖北鄖縣肖家河出土一些與「唐」國有關的器物，關於墓主的性質學界看法仍不一。有些學者認為墓主跟姬姓唐國人有關，另有學者認為其跟楚國公族陽氏有關，諸如此類的問題仍有進一步釐清的必要。以下筆者先就各家說法進行釐清，以此呈顯出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接著針對《左傳》的唐國位置與湖北鄖縣肖家河「唐」國墓主性質進行論述與界定。

## 二、《左傳》中唐國與楚國的關係

在《左傳》中關於唐國的描述僅見五條，茲將相關的材料彙錄於下：

- (一) 《左傳》宣公十二年（597 B.C.）：「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sup>1</sup>
- (二) 《左傳》定公三年（507 B.C.）：「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sup>2</sup>
- (三) 《左傳》定公四年（506 B.C.）：「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sup>3</sup>

<sup>1</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卷23，頁396。

<sup>2</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54，頁944。

<sup>3</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54，頁950。

(四)《左傳》定公五年(505 B.C.):「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sup>4</sup>

(五)《左傳》哀公十七年(478 B.C.):「觀丁父,郟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群蠻。」<sup>5</sup>

從例(五)來看,唐國在楚武王時期就已臣服於楚國。且在莊王時期的晉楚邲之戰中,唐國就加入楚國的軍隊行列,參與了這一場重要的戰役。不過此時唐國仍實質存在,並未成為楚國的附庸,甚至被滅亡,成為楚地的唐縣。但唐國也非一直依附著於楚國,在楚昭王時期因子常貪婪之故,讓唐國決定跟吳國結盟共同討伐楚國。故隔年的冬天,蔡侯和唐侯隨著吳王闔閭攻入楚國。然而也因此役,隔年唐國就被秦、楚聯軍所滅。不過可以看出,至少唐國在春秋中期已臣服楚國,直到春秋晚期才被楚國所滅。<sup>6</sup>

### 三、唐國位置再論

關於姬姓唐國的地理位置,學者爭議較大,然因其地理相當重要,也是我們探索唐國何以到春秋晚期才被滅亡的原因。其地理位置過去有二種說法,其一是認為唐國在隨州一帶。李泰(620-653)《括地志·隨州》:「上唐鄉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南百五十里,古之唐國也。」<sup>7</sup>顧祖禹(1631-1692)言:「唐城,州西北八十五里。春秋時唐侯國,後為楚昭王所滅,其地屬楚。秦為隨縣地,漢為上唐鄉,屬舂陵縣。」<sup>8</sup>高士奇(1645-1703)認為「隨州西北八十五里蓋即古之上唐鄉也」。<sup>9</sup>《水經注疏·潁水》:「潁水東北流合石水,石水出大洪山,東北流注于潁,謂之小潁水。而亂流東北,徑上唐縣故城南,本蔡陽之上唐鄉,舊唐侯國。」楊守敬(1839-1915)注:「古唐城在今隨州西北九十里。」<sup>10</sup>近人黃鳴亦認為唐國在今湖北省隨州市唐縣鎮。<sup>11</sup>黃鳳春進一步認為唐國與隨國的位置應當接近:

<sup>4</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55,頁958。

<sup>5</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60,頁1045。

<sup>6</sup> 本文所用的考古分期參考劉緒:〈晉與晉文化的年代問題〉,《夏商周文化與田野考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頁381。

<sup>7</sup> 唐·李泰等著,賀次君輯校:《括地志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190。

<sup>8</sup> 清·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卷77,頁3618。

<sup>9</sup> 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第3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頁670。

<sup>10</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31,頁2638。

<sup>11</sup> 黃鳴:《春秋列國地理圖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頁361;陳槃:《春秋大事表列

唐國應在隨州的唐縣鎮一帶，小於曾（隨）國，與曾國接壤，與曾（隨）可能存在著交錯的局面，石泉先生所擔憂重合的觀點大為不可。<sup>12</sup>

第二種說法認為唐國當在今河南唐河縣境。江永（1681-1762）認為「今南陽府唐縣，本唐之唐州，蓋亦古之唐國。」<sup>13</sup>石泉（1918-2005）亦認為唐國當在今河南唐河縣南境。<sup>14</sup>他對此說加以發揮：

唐國作為吳國的盟邦並已與楚結了仇，又在攻下楚郢都的勝利形勢下，聽到楚王逃至隨國，豈能不就近出兵助吳，迫隨交出楚王，以絕後患？吳國又豈能不邀約就在隨國近鄰的盟邦唐國，並以唐為前進基地，聯兵壓隨屈服，而只派使者率少數兵力去隨索取楚王，被隨人婉拒之後，竟然就此罷手？這也足以反映出唐國並不在隨棗走廊。<sup>15</sup>

徐少華亦同意石泉的看法，將姬姓唐國定於今河南唐河縣一帶，其論點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 （一）隨國都城在今隨州以西的安居鎮一帶。而唐若定在今唐鎮，則與隨都相去不過六十里左右，一方面位於隨國的中心區域內，另一方處於隨人勢力的四面包圍之中，似不大可能。
- （二）古文獻中另有關於唐國在今南陽唐河縣的記載。
- （三）今唐河縣境一些淵源較早的地名，如唐子山、唐子亭、唐子鄉、唐子陂等，早在漢魏六朝時就已見於記載，是可作為古唐國曾在這一地區的有力旁證。<sup>16</sup>

---

國爵姓及存滅表誤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年），頁810亦同此說。

<sup>12</sup> 黃鳳春、蔣斌：〈從新見唐國銅器銘文再談曾隨之謎——兼談姬姓唐國的地望問題〉，《楚文化與長江中游早期開發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21年），頁464。

<sup>13</sup> 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收入賈貴榮、宋志英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第4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頁88-89。

<sup>14</sup> 石泉：〈從春秋吳師入郢之役看古代荊楚地理〉，《古代荊楚地理新探（增訂本）》（臺中：高文出版社，2004年），頁295。

<sup>15</sup> 石泉：〈從春秋吳師入郢之役看古代荊楚地理〉，頁296。

<sup>16</sup> 徐少華著：《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上海：中西書局，2021年），頁80。

趙炳清、<sup>17</sup>吳良寶亦採此觀點。<sup>18</sup>筆者認為上述二種說法中，以第一說較合理，隨、唐二國為近鄰，且唐國就在隨棗走廊上，以下就此觀點加以說明。

(一) 石泉說：「隨、唐二國既是近鄰，又同屬姬姓封國，交往勢必頻繁，但是今存史料中卻無絲毫記載。」<sup>19</sup>近來新出土文獻正好可以補足隨、唐兩國彼此往來的史料不足。春秋時期曾侯墓葬位處隨州棗樹林曾國墓地中，以古人墓葬大都離都城不遠之處，那可以進一步推測當時的曾國都城也應該在這附近。方勤認為隨州市西部十六公里處的安居古城址是春秋晚期之後至戰國的曾國都城。<sup>20</sup>再者，從棗樹林的墓葬中可以看出唐國與曾國彼此之間曾有往來。如隨州棗樹林 M191 的墓葬中出有一件銅鼎，銘文作：「陽（唐）侯佩（贈）隨侯行鼎」。棗樹林 M191 的墓主人為曾公求夫人魚。另二件〈唐侯佩隨夫人行鼎〉為從盜墓賊手中追回的器物（圖 1-3），據學者研究當出自棗樹林 M169 墓葬中，<sup>21</sup>其銘文作：「陽（唐）侯佩（贈）夫人行鼎，其永祜福。」<sup>22</sup>銘文中的「陽侯」即「唐侯」。這三件銘文皆涉及「行鼎」一詞，根據目前學界的研究，「行器」大都專為死者所製的隨葬品，且其質地、造型、紋飾一般都不太講究。<sup>23</sup>既然此三件是唐侯為隨侯和隨夫人所做的用於下葬之行器，顯見當時唐和隨兩國彼此之間相互往來關係，且橫跨二代，故才有唐國為隨侯的葬禮製作行器。棗樹林墓葬中發現唐國贈給曾國喪葬用的禮器，可知兩國關係相當密切。



- <sup>17</sup> 趙炳清：《楚國疆域變遷之研究——以地緣政治為研究視角》（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3年），頁96。
- <sup>18</sup> 吳良寶：〈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鄖」國補考〉，《簡帛》第14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20。此資料承審查先生提示，在此表示感謝！
- <sup>19</sup> 石泉：〈從春秋吳師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頁296。
- <sup>20</sup> 方勤：《曾國歷史與文化——從「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121。
- <sup>21</sup> 隨州市博物館等編：《追回的寶藏——隨州市打擊文物犯罪成果薈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205。
- <sup>22</sup> 佩字的釋讀參見陳劍：〈簡談清華簡《四告》與金文的「祜福」——附釋唐侯諸器的「佩（贈）」字〉，《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13輯（成都：巴蜀書社，2021年），頁1-23。
- <sup>23</sup> 吳鎮烽：〈試論古代青銅器中的隨葬品〉，《青銅器與金文》第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24。



圖 1〈唐侯簋〉<sup>24</sup>



圖 2〈唐侯鼎〉<sup>25</sup>



圖 3〈唐侯鼎〉<sup>26</sup>

（二）唐、隨和楚的互動時有變化，如早期隨和楚之間有矛盾，然而到了春秋晚期，隨國反而幫助楚王逃難，此時的唐國卻是站在楚國的對立面——吳軍陣營。石泉質疑說吳國軍隊打到隨國時，當「以唐為前進基地，聯兵壓隨屈服，而只派使者率少數兵力去隨索取楚王，被隨人婉拒之後，竟然就此罷手？這也足以反映出唐國並不在隨棗走廊。」然根據史料，吳國僅是對隨國喊話：「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sup>27</sup>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吳、隨皆姬姓，故作此語。」<sup>28</sup>加上吳國和蔡國皆同屬姬姓國，最後兩邊也無實際的軍事衝突。更重要的是，唐和隨兩國不僅同屬姬姓，且兩國的交往還很密集，因此在棗樹林墓葬中可見到唐侯贈隨君和隨夫人行器。既然唐和隨國是屬於友好的關係，故即便隨國保護了楚昭王，唐國也不便出兵對付隨國。加上申包胥請求秦軍的介入，最後導致吳人退兵。顯見楚昭王這一條逃亡路線更顯高妙。何浩指出楚昭王選擇這樣的路線是因「漢東既有楚縣可以就近立足，又有盟國可望得到庇護，而且還可以就近迅速聚集北境楚師進行反擊。」<sup>29</sup>此處的盟國即隨侯。也因為隨國保護了楚昭王，

<sup>24</sup> 器形取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湖北隨州市棗樹林春秋曾國貴族墓地〉，《考古》2020年第7期（2020年7月），頁84；銘文取自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548。（銘文未必是上器的，但內容相同）

<sup>25</sup> 隨州市博物館等編：《追回的寶藏——隨州市打擊文物犯罪成果薈萃》，頁8-9。

<sup>26</sup> 隨州市博物館等編：《追回的寶藏——隨州市打擊文物犯罪成果薈萃》，頁10-11。

<sup>27</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54，頁952。

<sup>28</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1547。

<sup>29</sup> 何浩：《楚滅國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1989年），頁59。

後來楚昭王的兒子楚惠王還贈贈曾侯乙〈楚王熊章罇〉（《集成》85，戰國早期）。本來這是一套的鐘罇，為楚惠王贈給曾侯乙喪葬使用，為了感念其父被曾國獲救的恩情。此套鐘罇原是「奠之於西陽」，西陽是曾侯國都和宗廟之所在。因曾國相當看重楚惠王這份厚禮，故就取了其中的一件葬進了曾侯乙墓葬中。<sup>30</sup>

（三）在棗陽一帶曾徵集到一些與唐國有關的青銅器，如下圖 4-5。為了便於說明，茲將這些器物的重要銘文彙錄於下：

〈陽食生簋蓋〉（《集成》3984，西周晚期）：「陽飢生自作尊簋」。

〈場食生匜〉（《集成》10227，西周晚期）：「場飢生自作寶匜」。

這些器物上有「陽」字作「」、「」、「」，李學勤認為這些「陽」字皆是唐國。<sup>31</sup>黃錫全進一步認為「古唐國在今隨州西北唐縣鎮一帶。資山與之鄰近，古當屬唐。」<sup>32</sup>同時在資山公社王城管理區廢品收購站徵集到二件〈孟姬旨簋〉（《集成》4071-4072，西周晚期，圖 6），其銘文：「孟姬旨自作饋簋。」「陽飢生」和「孟姬」同時出現在棗陽市王城鎮，顯然兩者有關。因此將「陽」通讀為「唐」，屬姬姓，是比較合理的。田成方認為孟姬旨當是唐武公已出嫁的長女，此簋是她為亡父所作祭器。<sup>33</sup>「陽飢生」和孟姬器出現在棗陽市王城鎮一帶，那麼大致可以推測西周晚期姬姓唐國人在這附近活動，此記載正好符合《括地志》的說法。當然西周晚期唐國都城在棗陽王城鎮一帶，不代表春秋時期的唐國都城必在此。但從棗樹林中出有唐國贈給曾國國君和夫人的禮器來看，加上棗陽一帶又出土西周晚期唐國器物，這種情況絕非偶然，由此進一步推測，唐國和隨國關係是緊密的，將唐國位置定在隨棗走廊一帶也比較合理。

（四）值得注意的是，《左傳》哀公十七年：「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群蠻」。<sup>34</sup>此「蓼」所指的即西蓼，為己姓蓼國。「克」、「服」在《左傳》中有不同的意思。根據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一書，「克」有攻取、戰勝之意，<sup>35</sup>但「服」

<sup>30</sup> 鄒衡、譚維四等編：《曾侯乙編鐘》（北京：西苑出版社，2015年），頁44-45。

<sup>31</sup> 李學勤之說引自黃錫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增補本）（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126。

<sup>32</sup> 黃錫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增補本），頁126。

<sup>33</sup> 田成方：〈漢淮地區唐國銅器及其歷史地理考論——由清華簡《繫年》所載陽（唐）國談起〉，收入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分中心：《出土文獻的世界——第六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頁17。

<sup>34</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60，頁1045。

<sup>35</sup> 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129。

字有服從、聽從，使順從，使歸服，<sup>36</sup>兩者意思不同。像隨國，春秋晚期雖附屬楚國，但仍保有獨立性，不像蓼國，已被楚國攻克，兩者情況並不同，唐國的情況與隨國是相同的，故傳文說「服隨、唐」。徐少華指出西蓼在河南唐河縣南的湖陽鎮及蓼陽河一帶。<sup>37</sup>西蓼約在楚文王時期被滅，<sup>38</sup>正因其處在河南唐河縣，位於南陽盆地一線上。假如唐國也同樣位處河南唐河縣一帶，且跟西蓼接近，何以唐國未被攻克，而僅西蓼被攻克？雖然田成方認為克蓼只是「降其為附庸，並沒有將它滅亡」。<sup>39</sup>但從史料來看，春秋早期唐國甚至沒有遭遇到降為附庸的情況，若兩者同樣位於南陽盆地的戰略通道上，卻只攻克西蓼，而徒留一個唐國在南陽盆地上，兩國竟然有如此不同的命運？因此過去將唐國定在河南唐河縣一帶，就不得不讓人懷疑。但若將唐國定在西蓼的東南方位之隨棗走廊上，似乎更好說明何以唐國僅服從楚國，而西蓼是被攻克。正因為西蓼是位處南陽盆地的戰略位置上，因此西蓼才被楚國攻克。反觀唐國位處隨棗走廊，對楚國而言，既已打通襄陽至南陽一路，就不一定得經過隨棗走廊，故唐國也沒有立即消滅的必要。至於《禮記·坊記》：「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吳良寶認為陽侯為唐侯，繆為西蓼，兩者在河南唐河縣，位置鄰近，故唐侯才有機會誘殺蓼侯。<sup>40</sup>然而鄭玄注：「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至殺君而立。其國未聞。」<sup>41</sup>若繆侯是己姓西蓼，那麼陽侯就不會是姬姓唐侯，故吳良寶將陽侯讀為唐侯之說仍存疑。

綜上所述，唐國應離隨州不遠的地方，基本上其位置當處於隨棗走廊一帶。方勤將唐國定在澧水東岸，離隨國不遠處，<sup>42</sup>此定位似較符合當時的歷史情況。



<sup>36</sup> 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頁 659。

<sup>37</sup> 徐少華：〈古蓼國歷史地理考異〉，《荆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頁 31。

<sup>38</sup> 何浩著：《楚滅國研究》，頁 215。

<sup>39</sup> 田成方：〈嬰士父鬲、蓼子酈盞與己姓蓼國〉，《華夏考古》2015 年第 3 期（2015 年 9 月），頁 140。

<sup>40</sup> 吳良寶：〈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鄧」國補考〉，頁 20。

<sup>41</sup>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 年），卷 51，頁 872。

<sup>42</sup> 方勤著：《曾國歷史與文化——從「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頁 107。



圖 4 〈唐飮生簋蓋〉<sup>43</sup>



圖 5 〈唐飮生匜〉



圖 6 〈孟姬旨簋〉

#### 四、湖北鄖縣肖家河楚墓「唐」國青銅器屬性檢討

近年在湖北鄖縣肖家河出土了一批涉及「唐」國的青銅器。這一批青銅器前後共出土三批，以下分別對這三批墓葬進行簡要的說明。

第一批是 2001 年發掘五峰鄉肖家河墓葬，因墓葬已被破壞，葬式不明。出土的器物有銅器 11 件，其中鈚、盤和匜上有「楊子仲瀨」或「楊子仲瀨兒」的銘文稱謂（圖 7-9）。

<sup>44</sup>

第二批是 2006 年在鄖縣喬家院發現 4 座春秋時期墓葬。墓葬編號是 M3-M6。四座墓葬皆屬土坑豎穴墓，墓葬中皆有一名殉人。<sup>45</sup>其中 M4 出土一件〈楊子斨戈〉，銘文作：「楊子斨之用」（圖 10）。

第三批是 2008 年發掘三座東周墓，其中 M39 的殉人墓規模較大。根據器物的年代判斷，此墓年代較前二批時代晚，為戰國早期，<sup>46</sup>剛好可上接前二批的年代。

田成方認為這一群墓葬可能包括了四代人，具有濃郁的楚文化因素。其規模為楚國世

<sup>43</sup> 圖 4-6 皆採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金文工作室：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s://www.ihp.sinica.edu.tw/~bronze/>（最後瀏覽日期：2023.2.19）。

<sup>44</sup> 鄖縣博物館：〈湖北鄖縣肖家河出土春秋唐國銅器〉，《江漢考古》2003 年第 1 期（2003 年 2 月），頁 3-8。

<sup>45</sup>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調辦公室：〈湖北鄖縣喬家院春秋殉人墓〉，《考古》2008 年第 4 期（2008 年 4 月），頁 28-50。

<sup>46</sup>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鄖縣喬家院墓群 2008 年的發掘〉，《湖北省南水北調工程重要考古發現 2》（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頁 207。

族高等級貴族墓地，<sup>47</sup>故這一區的墓葬屬於「楊子」的家族墓葬。



圖 7〈唐子仲瀨鉞〉



圖 8〈唐子仲瀨兒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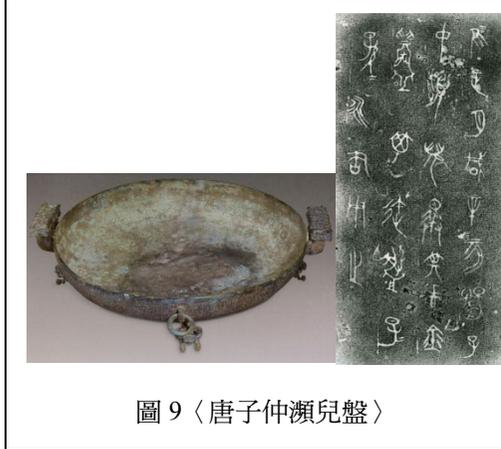


圖 9〈唐子仲瀨兒盤〉



圖 10〈唐子折戈〉

關於墓葬中的墓主人「楊子」屬性，學者有不同的講法，主流的說法有二種：

（一）姬姓唐國。主張姬姓唐國的，如田成方、黃鳳春和黃錦前。

（二）楚公族陽氏之說。主張楚公族陽氏的，如馮峰、郭順峰和陳朝霞。

另外，潘彥文認為「錫子國即是麇子國的俗名，即錫子即麇子」，並懷疑「是否是一國二名」。<sup>48</sup>以上的說法，筆者認為潘彥文的推測反而是合理的，惟其說明不夠清楚，郭順峰甚至認為潘彥文的說法「代表了十堰本土文化專家對重構十堰古方國歷史的迫切心態，有合理地推測，但需要進一步確證。」<sup>49</sup>

<sup>47</sup> 田成方：《楚國家族墓葬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21年），頁52。

<sup>48</sup> 潘彥文：〈從麇國到錫縣〉，<https://read01.com/QAjzeP.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3.2.18）。

<sup>49</sup> 郭順峰：〈鄖縣肖家河楚墓出土幾件青銅器的國屬問題探析〉，《漢江師範學院學報》第38卷第5期（2018年10月），頁17。

首先，鄖縣肖家河所出的這一批銅器與姬姓唐國無關，茲說明如下：

### (一) 用字習慣不同

鄖縣肖家河這一批青銅器的「唐」字寫法為從「牛」從「易」。鄖縣喬家院春秋殉人墓 M4 中的〈唐子斨戈〉，其「唐」字也寫作從「牛」從「易」，且此寫法分別見於肖家河不同墓葬中，顯見「揚」字寫法在這一群墓葬中相當穩定。然而目前可以很明確知道與唐國有關材料的「唐」字，其寫法大都作「陽」或「墜」，雖然寫法略有變化，但就是沒有寫成「揚」形的，兩者明顯不同（如下表一）。清華簡《繫年》105：「秦異公命子蒲、子虎率師救楚，與楚師會伐唐，縣之。」<sup>50</sup>「與楚師會伐唐」之「唐」即唐國，其「唐」字就寫作「陽（陽）」。<sup>51</sup>雖然文字的區別並非是惟一的證據，但從分析中可知，兩地的文字寫法仍存在細微的差異。

表一 鄖縣肖家河銅器與唐國相關文字對照表

鄖縣肖家河銅器				
	唐子仲瀨兒匣	唐子仲瀨兒盤	唐子仲瀨鉞	唐子斨戈
與唐國相關文字				
	唐侯鼎	唐侯簋	清華簡《繫年》 105	

### (二) 墓葬情況不同

再者，〈唐子斨戈〉是出自鄖縣喬家院春秋 M4，墓中有一殉人。加上其墓葬風格基本上就是楚文化風格，<sup>51</sup>與姬姓墓葬並不相同。不僅如此，上文曾提及鄖縣肖家河墓葬大都有殉人，墓葬文化也接近楚文化。但春秋時代的姬姓諸侯未必有如此的墓葬制度，如棗樹林的姬姓曾國墓葬中，M168（曾侯寶，春秋早期）、M169（隨仲犇加）中皆未見人殉

<sup>50</sup>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頁184。

<sup>51</sup>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調辦公室：〈湖北鄖縣喬家院春秋殉人墓〉，頁49。

的情況。<sup>52</sup>又如文峰塔墓地 M4 為春秋晚期的曾侯卣墓葬，雖然墓葬遭受擾亂，但從發掘的情況來看，亦未見殉人的情況，<sup>53</sup>可見春秋時代姬姓墓葬有殉人的情況並不是常態。但鄖縣喬家院或肖家河春秋家族墓葬，其墓葬皆有殉人的情況，顯見殉人是這一區墓葬的特點，故其是否為姬姓族群的墓葬，也讓人懷疑。田成方認為墓葬的主人可能是附楚的唐國貴族，可能是某位唐侯的次子。<sup>54</sup>但即便是唐侯的次子，其原本就屬於姬姓族群，墓葬文化應當接近姬姓墓葬。然而鄖縣喬家院墓葬顯然是典型的楚墓，如 M4 墓葬中，椁室分為頭箱、邊箱和棺室三部分。楚墓才常見這樣的分室的槨室格局，<sup>55</sup>若是春秋時代的姬姓諸侯，罕見這樣的墓葬格局。論者或許質疑說曾侯乙墓也具有相同的棺槨格局，若此將鄖縣喬家院墓葬視為姬姓墓葬不應有問題。然而曾侯乙墓葬顯然有濃烈的楚文化風格，確實是受到楚墓文化影響。但曾侯乙墓屬戰國早期的墓葬，至少春秋時代的姬姓國墓葬，還是較少見到類楚墓風格的墓葬。像隨州棗樹林曾侯墓葬中，基本上棺槨沒有邊箱和頭箱等格局，如 M190 為曾公求之墓，其棺槨型式為內外棺和一槨，<sup>56</sup>未見楚墓中常見的頭箱和邊箱格局。黃錦前認為喬家院春秋楚墓中出現的唐國器，「可能應系楚滅唐時掠奪所致，系滅國後之子遺」。<sup>57</sup>但前文已提及，姬姓唐國的「唐」字大都作「陽」或「墜」，不作「揚」，因此就用字習慣來看，掠奪之說應當也不能成立。黃鳳春認為姬姓唐國器出現在鄖縣，可能是附屬楚的唐國隨楚參加了滅麇的重要史實物證。<sup>58</sup>但唐國參與滅麇之戰，史無明證。再者，即便唐國參與滅麇國行動，跟唐國家族墓葬出現在此，兩者未必有直接的關係。

第二種說法認為唐子與楚公族陽氏有關。馮峰認為：「『揚』可能為國名，但應與『唐』無關，唐在春秋中、晚期之際到晚期偏早尚存在，其地望雖無定論，但其勢力範圍卻不太可能到如此偏西的地方。若為氏也不無可能，楚有陽氏。」<sup>59</sup>郭順峰進一步說明：「驅逐了麇子之後，派來了錫子或揚子對此地進行控制和管理。」<sup>60</sup>陳朝霞也說：

<sup>52</sup>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湖北隨州棗樹林墓地 2019 年發掘收獲〉，《江漢考古》2019 年第 3 期（2019 年 6 月），頁 5。

<sup>53</sup>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湖北隨州文峰塔墓地 M4 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15 年第 1 期（2015 年 2 月），頁 4。

<sup>54</sup> 田成方：〈漢淮地區唐國銅器及其歷史地理考論——由清華簡《繫年》所載陽（唐）國談起〉，頁 20。

<sup>55</sup> 丁蘭著：《湖北地區楚墓分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年），頁 8。

<sup>56</sup>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湖北隨州棗樹林墓地 190 號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23 年第 1 期（2023 年 1 月），頁 34。

<sup>57</sup> 黃錦前：〈新刊唐侯作隨夫人諸器及有關問題〉，《西部史學》2021 年第 1 期（2021 年 6 月），頁 9。

<sup>58</sup> 黃鳳春、黃旭初：〈湖北鄖縣新出唐國銅器銘文考釋〉，《江漢考古》2003 年第 1 期（2003 年 3 月），頁 14。

<sup>59</sup> 馮峰：〈鄖縣喬家院春秋墓初識〉，《南方文物》2009 年第 4 期（2009 年 12 月），頁 101。

<sup>60</sup> 郭順峰：〈鄖縣肖家河楚墓出土幾件青銅器的國屬問題探析〉，頁 17。

我們認為可能是在楚滅麇後，莊王派其弟在錫穴戍守，才被後人稱為「揚」，其原名不得而知，「揚」與「錫」、「陽」，字近音同。若此論合理，則王子揚的後代因封在錫穴一帶，以邑為氏。<sup>61</sup>

筆者認為唐子視為王子揚的後代也缺乏證據。在出土文獻中，罕姓的陽氏其實也不寫作「揚」字，仍寫作「陽」或「墜」。《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彙編》229 號收有一件〈陽鼎〉，其銘文作：「唯王正月初吉丁亥，墜嬾子騶擇其吉金，自作飢繁，其眉壽無疆，永保用。」其中「陽嬾」的「陽」作「𠄎」，與此處「揚」字寫法仍有區別。在包山楚簡中有許多與「陽」有關的人物相當多，用為楚陽氏時，大都寫作「墜」。<sup>62</sup>陳朝霞亦承認「楚陽氏族稱通常寫作墜，與該墓所出銅器銘文揚不同，或許就是陽氏不同分支的表現。」<sup>63</sup>故筆者認為此「揚子」跟王子揚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 五、從稱謂問題論湖北鄖縣肖家河「唐子」的可能性質

在湖北鄖縣肖家河墓葬中，涉及稱謂的共有四件，以下先將相關的銘文逐錄於下：

- (一) 〈唐子仲瀕鉞〉：「唐子仲瀕兒擇其吉金。」
- (二) 〈唐子仲瀕兒盤〉：「唐子仲瀕兒擇其吉金。」
- (三) 〈唐子仲瀕兒匜〉：「唐子仲瀕兒擇其吉金。」
- (四) 〈唐子斯戈〉：「唐子斯之用。」

根據上節的討論，唐子仲瀕兒諸器從器型和文字來看，明顯都屬於楚文化體系，因此這一組器就是楚器。接著，本小節進一步就：（一）麇國都城「錫穴」問題、（二）楚系青銅器「國名+子+私名」問題、（三）「揚」為國名的別稱等三個議題進行論述。

### （一）麇國都城「錫穴」問題

《左傳》文公十一年：「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杜預注：「錫穴，麇地。」《釋文》：「錫音羊，或作錫，星曆反。」<sup>64</sup>唐

<sup>61</sup> 陳朝霞：〈麇國歷史地理與文化考補〉，《江漢論壇》2011 年第 7 期（2011 年 7 月），頁 104。

<sup>62</sup> 田成方：《東周時期楚國宗族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 年），頁 101。

<sup>63</sup> 陳朝霞：〈麇國歷史地理與文化考補〉，頁 104。

<sup>64</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19，頁 328。

開成石經作「錫」（錫）。<sup>65</sup>日本金澤文庫《春秋經傳集解》文永4至5年（1264-1265）版本作：「錫」，<sup>66</sup>此字寫法已介於「錫」與「錫」之間，但其旁標有「やう」，仍當讀為「羊」。錢綺《左傳札記》說：

《傳》「至于錫穴」，宋石經同。版本「錫」或作「錫」。校勘記云：「《漢書·地理志》錫縣屬漢中郡，應劭曰：『錫，音陽。』師古曰：『即春秋所謂錫穴』而《後漢·郡國志》又云：『沔陽有鐵，安陽有錫，春秋時曰錫穴。』」《釋文》亦云：「錫，音羊，本或作錫」，似作「錫」字為當。綺按：此字舊說互異，未能定其何從？然石經先於版本，班固、應劭又先於《後漢志》，陸氏《釋文》亦以「錫」為正字，「錫」為或作字，則作「錫」者後出，當依石本。<sup>67</sup>

依錢綺之說，則當作「錫穴」是正確的。錫穴，《漢書·地理志》漢中郡下有錫縣，顏師古注：「即春秋所謂錫穴。」<sup>68</sup>《水經注·沔水上》：「漢水又東逕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為白石灘。縣故《春秋》之錫穴地也，故屬漢中，王莽之錫治也。」<sup>69</sup>李吉甫（758-814）《元和郡縣圖志·山南道二》：「鄖鄉縣，本漢錫縣，古麇國之地也。《左傳》曰：『楚潘崇伐麇，至于錫穴』是也。漢錫縣屬漢中郡，晉武帝改錫縣為鄖鄉縣。」<sup>70</sup>《太平寰宇記·山南東道二》鄖鄉縣下：「古麇國之地，《左氏傳》云：『楚潘崇伐麇，至于錫穴』。漢初置錫縣。按《地記》云：『漢中郡之東界有錫縣，即古之錫穴也。』」<sup>71</sup>顧祖禹（1631-1692）《讀史方輿紀要·湖廣五》「錫城」下言：「古麇國地，春秋時曰錫穴。」<sup>72</sup>顧棟高（1679-1759）說：「蓋即麇之國都。」<sup>73</sup>綜上所引，漢代的錫縣即古麇國的國都錫穴，位處鄖縣。

至於「錫穴」之「穴」，可能是早期對於當地環境的描述，為附加語。潘彥文說：「錫的本義是赤銅。錫穴即是采銅的礦穴。一直到今天，東峰村和肖家河村後面的錫穴山上還

<sup>65</sup> 西安碑林博物館整理：《開成石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頁802。

<sup>66</sup> 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金澤文庫《春秋經傳集解》，[https://db2.sido.keio.ac.jp/kanseki/T\\_bib\\_frame.php?id=006680](https://db2.sido.keio.ac.jp/kanseki/T_bib_frame.php?id=006680)（最後瀏覽日期：2023.2.18）。

<sup>67</sup> 清·錢綺：《左傳札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委會：《續修四庫全書》第128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364。

<sup>68</sup> 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卷28，頁2569。

<sup>69</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卷27，頁2339。

<sup>70</sup>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544。

<sup>71</sup> 宋·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781。

<sup>72</sup> 清·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頁3731。

<sup>73</sup> 清·顧棟高輯，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878。

遺存著無數個采銅礦穴。」<sup>74</sup>《廣雅·釋器》：「赤銅謂之錫。」值得注意的是王念孫說：「錫，各本訛作錫，惟影宋本、皇甫本不訛。」<sup>75</sup>或許錫穴的命名跟當地採錫礦有關。根據近人的考察，錫穴所在位置為「漢水與甲水（今夾河）的交匯處附近五十公里內的漢水南岸，幾乎全都是山坡狹地，只有鄖縣五峰鄉有面積比較大的河谷平原可供建都，而且這個地方也在錫義山下。」<sup>76</sup>即背依大山，三面環水的五峰鄉附近，且其地勢較高。周賢鵬說：

最巧的是塵封了兩千多年的錫穴洞口，於上世紀 60 年代因坍塌而驚現於世，這就活生生地印證了《左傳》（文公十一年）等正史所記載的錫穴的真實存在。<sup>77</sup>

漢代的錫縣故址就在春秋錫穴不遠的上莊遺址，相對位置如下圖 11。<sup>78</sup>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寶蓋遺址中出有一件漢代「錫倉」封泥（圖 12），更可證明此區域就是漢代錫縣所在，亦證實「錫穴」在後代亦可稱「錫」，「穴」為附加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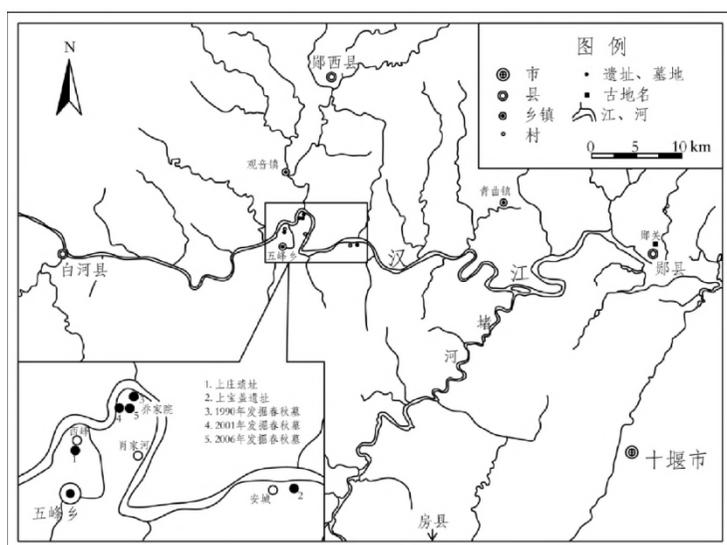


圖 11 漢代錫縣與肖家河楚墓位置圖<sup>79</sup>

<sup>74</sup> 潘彥文：〈從麇國到錫縣〉，<https://read01.com/QAjzeP.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3.2.18）。

<sup>75</sup> 清·王念孫撰，張靖偉、樊波成、馬濤校點：《廣雅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1282。

<sup>76</sup> 曹天曉：〈古麇國歷史綜考〉，《漢江師範學院學報》第37卷第4期（2017年8月），頁15。

<sup>77</sup> 周賢鵬：〈塵埋的漢水流域歷史文化名山尋繹——「錫義山」與鄖西羊尾山辨異〉，《鄖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29卷第1期（2009年2月），頁34。

<sup>78</sup> 潘碧華：〈從考古發現看漢代錫縣地望〉，《江漢考古》2015年第6期（2015年12月），頁77。

<sup>79</sup> 引自潘碧華：〈從考古發現看漢代錫縣地望〉，頁76。



圖 12 錫倉封泥<sup>80</sup>

## （二）楚系青銅器「國名+子+私名」問題

在楚所滅之國，往往另派人在當地擔任縣公，以「某公」的名稱出現。如鄧國滅於楚，在春秋晚期的青銅器中，仍可以看到一些以「鄧公」為名的器物，這些「鄧公」未必是指原本的鄧國國君，而是隸屬楚國屬地的鄧縣縣公，<sup>81</sup>且其器物很明顯的有楚系風格。較明顯的是襄陽山灣東周墓葬，這一群墓葬上限約春秋中期，即楚滅鄧後的楚人墓地，其風格與前期的鄧國器物完全不同。且〈鄧公乘鼎〉（《集成》2573）這種繁鼎常見於楚系文化中，春秋晚期的鄧國器大都具有楚文化的特點，正可顯示楚文化此時已進入了襄陽一帶。至於有些春秋晚期器中有「鄧子」一詞，如〈鄧子午鼎〉：「鄧子午之飴鑄」，徐少華認為此處的鄧子當為媯姓鄧國貴族無疑。同時他進一步認為「這大概與楚文王併鄧置縣後將鄧國人遷於他地安置，作為附庸存於楚境的歷史背景有關。」<sup>82</sup>換言之，原本的國君或貴族在稱謂上或以「國名+子+私名」的形式呈現，鄧國國君不再稱鄧公，而改以「鄧+子+私名」的形式存在。楚國在楚武王開始，積極往南陽地區和淮水流域發展。楚文王時代，楚國所滅之國相當多，以下將楚武王至楚穆王時代所滅的國家列表於下（表二），同時茲舉幾個被楚所滅的國家的銅器稱謂情況來加以說明。

<sup>80</sup> 引自潘碧華：〈從考古發現看漢代錫縣地望〉，頁 77。

<sup>81</sup> 徐少華：〈鄧國銅器綜考〉，《考古》2013 年第 5 期（2013 年 5 月），頁 70。

<sup>82</sup> 徐少華：〈鄧國銅器綜考〉，頁 70。

表二 楚武王至楚文王時代侵略他國事件一覽表

時間	事件	文獻出處
楚武王 3 年 (738 B.C.)	楚人侵申	《竹書紀年》周平王
楚武王 35 年 (706 B.C.)	楚伐隨，隨人董成	《左傳》桓公六年
楚武王 37 年 (704 B.C.)	楚伐隨，隨及楚平	《左傳》桓公八年
楚武王 38 年 (703 B.C.)	楚與巴師攻鄧，鄧師大敗	《左傳》桓公九年
楚武王 40 年 (701 B.C.)	鄖人與隨、絞、州、蓼伐楚師，師敗鄖師。	《左傳》桓公十一年
楚武王時期 (時間不詳)	克州、蓼，服隨、唐	《左傳》哀公十七年
楚文王 2 年 (688 B.C.)	伐申過鄧	《左傳》莊公六年
楚文王 6 年 (684 B.C.)	楚敗蔡師，虜蔡哀侯以歸	《左傳》莊公十年
楚文王 10 年 (680 B.C.)	楚國滅息	《左傳》莊公十四年
楚文王 12 年 (678 B.C.)	楚文王滅鄧	《左傳》莊公六年
楚成王 18 年 (654 B.C.)	楚子圍許以救鄭	《左傳》僖公六年
楚成王 24 年 (648 B.C.)	楚滅黃國	《左傳》僖公十二年
楚成王 26 年 (646 B.C.)	楚滅英	《史記·楚世家》
楚穆王 3 年 (623 B.C.)	楚人滅江	《左傳》文公四年
楚穆王 4 年 (622 B.C.)	楚人滅六、蓼 (東蓼)	《左傳》文公五年

## 1. 淩國—桐柏月河 M1 春秋楚墓

桐柏月河 M1 春秋楚墓為一大土坑豎穴木椁墓，學者認為墓主為淩國國君。<sup>83</sup>根據學者研究，淩國遭楚滅亡的時間約在楚莊王至昭王時期，<sup>84</sup>但楚國並沒有完全滅絕淩國，而是使其成為附庸國。淩國成為楚附庸國後，以「淩子」的身份存在。桐柏月河 M1 春秋楚墓，墓葬中的〈淩子伯受之鐸〉(圖 13)「具有楚器特點」。<sup>85</sup>且「淩子伯受」或稱「淩伯受」(《集成》4599)，<sup>86</sup>或許是附屬於楚國，因此淩伯國君在銅器上不再稱「淩伯」，而是使用與楚國類似的名稱「淩子」。又如〈淩子曰鼎〉(春秋晚期)上有「淩子曰伯自

<sup>83</sup> 南陽市文物研究所等：〈桐柏月河一號春秋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97 年第 4 期 (1997 年 4 月)，頁 23。

<sup>84</sup>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頁 269。

<sup>85</sup> 南陽市文物研究所等：〈桐柏月河一號春秋墓發掘簡報〉，頁 23。

<sup>86</sup> 田成方：《東周時期楚國宗族研究》，頁 202。

作飴繁」，「飴繁」用詞為楚系常見，可見其深受楚文化的影響，故學者認為此器「屬於典型的楚系青銅器」。<sup>8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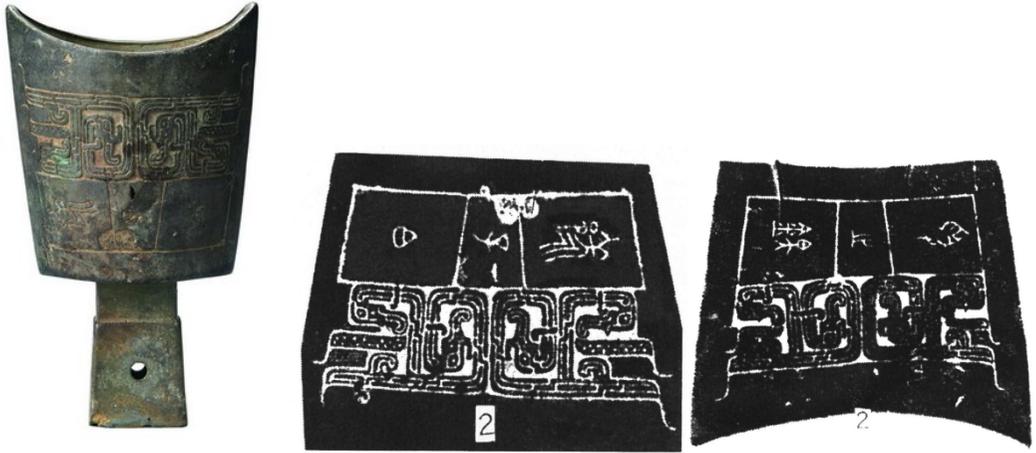


圖 13 〈養子伯受鐸〉器形與銘文<sup>88</sup>

## 2. 番國—南陽李八廟 M1 春秋楚墓

番國大概在春秋晚期併入楚國，<sup>89</sup>在春秋中晚期，其國君已成為楚的附庸，並以「番子」身分出現。南陽李八廟發掘一座春秋楚墓 M1，發掘簡報說明：「該墓為小型豎穴土坑墓，銅鼎、浴缶、盞、盤、匜的組合以及器物特點，與河南淅川下寺楚墓春秋中晚期墓的銅器接近。」<sup>90</sup>同時認為「該墓的時代為春秋中期偏晚或晚期偏早，是一座楚墓，墓主人可能是士一級以上的貴族。」墓中出了一件有銘銅器〈番子鼎〉，銘文作：「唯正月初吉丁亥，番子擇其吉金，自作飴鼎，眉壽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之。」徐少華指出「番子」為番國國君，這種稱呼為「春秋早期以降楚勢力逐漸向北、向東擴展，番國國族成為楚系附庸後的反映。」<sup>91</sup>

<sup>87</sup> 林麗霞、王鳳劍：〈南陽市近年出土的四件春秋有銘銅器〉，《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2006年5月），頁9。

<sup>88</sup> 圖片取自南陽市博物館：《文明在宛——南陽出土國寶文物集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頁40。

<sup>89</sup>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頁167。

<sup>90</sup> 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陽李八廟春秋楚墓清理簡報〉，《文物》2012年第4期（2012年4月），頁32。

<sup>91</sup> 徐少華：〈河南南陽李八廟一號墓的年代與番子鼎之屬性〉，《考古》2019年第9期（2019年

### 3. 己姓鄆國

春秋時代的蓼國有三個，這裡所談的是南陽盆地附近的己姓鄆國。在襄陽朱坡鄉一帶發現一件〈蓼子酈盞〉，其年代不晚於春秋中期後段，銘文作：「唯八月初吉乙亥，蓼子酈擇其吉金，自作繁鼎，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之。」〈蓼子酈盞〉在形制和銘文上都反映了楚文化的特徵。<sup>92</sup>筆者推測此器是入楚後的己姓蓼氏之器，此「蓼子酈」可能是亡國入楚的己姓蓼國君或貴族的稱呼。

### 4. 息國、東鄆國

在沿著淮水流域中有許多的諸侯國，其中息國就位處一個相當重要的戰略地。息國是姬姓國，其位置在今息縣西南，淮水北岸。<sup>93</sup>《左傳》中有關息國的資料並不多，茲羅列於下：

- (一) 《左傳》隱公十一年（712 B.C.）：「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
- (二) 《左傳》莊公十年（684 B.C.）：「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
- (三) 《左傳》莊公十四年（680 B.C.）：「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

從以上三則來看，息雖是姬姓國，但其與同屬姬姓的鄭國和蔡國之間仍有紛爭。息被楚國攻滅也差不多跟鄆、申滅亡的時間接近。根據劉玉堂、袁純富的研究，楚國伐息國的路線是今襄陽東過棗陽，再經河南信陽長臺關而伐息國。<sup>94</sup>因此當楚國征服了鄆國，基本上就為楚國創造了淮河流域的有利條件。且息國是楚國北出的重要門戶，也是楚國救援盟國的重要門戶。《左傳》成公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杜預《集解》：「申、息，楚二縣。」

---

9月），頁90。

<sup>92</sup> 田成方：〈嬰士父鬲、蓼子酈盞與己姓蓼國〉，頁140。

<sup>93</sup> 田成方、陳鑫遠：〈息器與周代息國、楚息縣〉，《出土文獻》（第十五輯）（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頁79。

<sup>94</sup> 劉玉堂、袁純富：《楚國交通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頁93。

<sup>95</sup>顯見申到桑隧必有道路可通。而桑隧又可透過汝水沿岸直入上蔡蔡國都城。《水經注·汝水》：「潁水自葛陂東南，而東南流注于汝水。又東南逕下桑里。」楊守敬注：「《左傳·成公六年》：『楚禦晉桑隧』。杜《注》：『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此《注》敘汝水東南徑新蔡，又東南徑下桑里，則在新蔡東，蓋對桑里言，故稱下。」<sup>96</sup>故楚軍才派申息之師來到桑隧，其用意當是防護晉國攻打蔡國。當楚國滅了息之後，在息地也立了息公。出土文獻所見的息公之息大都寫作「𡗗」（塞或鄴），與姬姓國的息伯作「𡗗」（息），兩者判然有別。而原本的息國國君或公族，就以「鄩子」的稱謂出現。〈鄩子行盃〉（《集成》10330，春秋中期）銘文作：「鄩子行自作盃，永寶之。」此鄩子「應是附屬於楚的息國公族」。<sup>97</sup>當然也有可能是息國的國君，其成為楚的附庸後，改用「鄩子」的稱呼。

春秋時代的蓼國有三個，這裡談的是淮河的東蓼國。東蓼國為姬姓，其地理位置在今淮河中游固始縣城的北山口古城。<sup>98</sup>東蓼在《左傳》僅出現一次，《左傳》文公五年：「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sup>99</sup>姬姓東蓼國滅於楚穆王時代。根據學者的研究，當時楚國攻打淮南地區的英、蔣、蓼、六等國最便捷的路線即從湖北應城分道經孝感、黃陂、麻城，在隘門關一帶翻過大別山後進入此區。<sup>100</sup>出土文獻的東蓼國一般都作「鄩」，且從出土文獻來看，當東蓼被楚滅了之後，楚在當地成立縣公。臺北故宮收藏一件〈鄩公鼎〉，學者認為此器具有楚文化的特色，時代為春秋中晚期之際。此「鄩公」當指楚鄩縣的縣公，情況與其他被楚占領後就地設立縣公相同。<sup>101</sup>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器物中有二件〈鄩子妝戈〉，其時代為春秋中期晚段。二件戈銘皆作：「鄩子妝之用。」此「鄩」為姬姓東蓼國。<sup>102</sup>其中一件〈鄩子妝戈〉出土在浙川下寺 M36 墓葬中。「鄩子妝」可能是姬姓鄩國被楚滅國後，成為附庸之後所使用的稱謂。

綜上所述，在楚文化體系中，楚國所滅或成為其附庸的國家，若器物以「某+子+私名」的情況出現，通常第一個字都是國名。徐少華說：「先秦時期，特別是戰國中期以前，稱『某子』者，前一字基本上是國名。『某子』多為某國之君或王（公）室顯貴。」<sup>103</sup>田

<sup>95</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26，頁 442。

<sup>96</sup>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卷 21，頁 1789。

<sup>97</sup> 田成方、陳鑫遠：〈息器與周代息國、楚息縣〉，頁 81。

<sup>98</sup> 田成方：〈鄩器與姬姓鄩國、楚鄩縣〉，《中原文物》2021 年第 6 期（2021 年 12 月），頁 89。

<sup>99</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19，頁 311。

<sup>100</sup> 劉玉堂、袁純富著：《楚國交通研究》，頁 95。

<sup>101</sup> 田成方：〈鄩器與姬姓鄩國、楚鄩縣〉，頁 91。

<sup>102</sup> 田成方：〈鄩子妝戈的年代、國別及相關問題〉，《考古與文物》2011 年第 5 期（2011 年 10 月），頁 97-98。

<sup>103</sup> 徐少華：〈論近年來出土的幾件春秋有銘鄩器〉，《荊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頁 51。

成方、陳鑫遠說：

附楚的小國國君，普遍以「國名+子」相稱，是楚系附庸體系下國君稱謂的重要表徵，我們認為可能有兩個原因所致：「一是這些國家僕役於楚人，『失位降爵』；二是類似周人爵制，楚系附庸內部有自身的等級劃分。<sup>104</sup>

以此來看鄖縣肖家河楚墓的「揚子」，此地已為楚文化的勢力範圍，其墓葬也具有明顯的楚文化特色。那麼「揚子仲瀨兒」或「揚子斨」，也當分析成「揚（國名）+子+仲瀨兒／斨」的結構，「揚」為國名。

論者或許質疑，楚國的封君一般在青銅器上也會使用「某+子+私名」的情況，如浙川下寺 M2 出土的〈匜缶〉上有「楚叔之孫鄒子匜之浴缶」，或作「鄒子匜之尊缶」，鄒子匜即令尹為子馮。田成方認為蘧氏的采邑可能是今浙川縣丹水的龍城遺址。<sup>105</sup>值得注意的是，浙川這一帶本來就是楚國早期都城丹陽所在，徐少華、尹弘兵認為丹陽在今河南浙川縣境內的丹、浙匯流附近不遠處。<sup>106</sup>浙川下寺的墓葬就在丹、浙匯流下方的丹江水庫附近（圖 14）。故此地原本就屬於楚國的區域，並非楚國新占領的國家或新的附庸國，因此其器物格式才以「封邑（氏）+子+私名」的形式呈現。這種情況跟楚之新降服國家或新附庸國的銘文表述方式不同。鄖縣肖家河這一帶本來不屬於楚國的領土，後來才被楚國所滅而占領，讓當地成為楚國新的附庸國，因此其情況不同於浙川下寺的情況，兩者不可類比。且蘧氏受封時期早於楚王蚡冒，<sup>107</sup>也非武王、文王以後所發生的事。再者，鄭威指出：「在武王開滅國置縣先例之後，這一政策得到了較好的繼承和發展，是常態政策，而賜予封邑僅是偶爾有之，一直不具有普遍性，然而，從惠王時期開始，這種狀況開始轉變，楚王賜封的例證明顯增加。」<sup>108</sup>顯見楚王分封楚國宗室封邑，在春秋時代並不是常見的情況，因此，肖家河楚墓也當不屬於楚王分封給宗室的情況。

<sup>104</sup> 田成方、陳鑫遠：〈息器與周代息國、楚息縣〉，頁 82。

<sup>105</sup> 田成方：《東周時期楚國宗族研究》，頁 36。

<sup>106</sup> 徐少華、尹弘兵著：《楚都丹陽探索》（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 年），頁 76。

<sup>107</sup> 鄭威：《楚國封君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 年），頁 36。

<sup>108</sup> 鄭威：《楚國封君研究》，頁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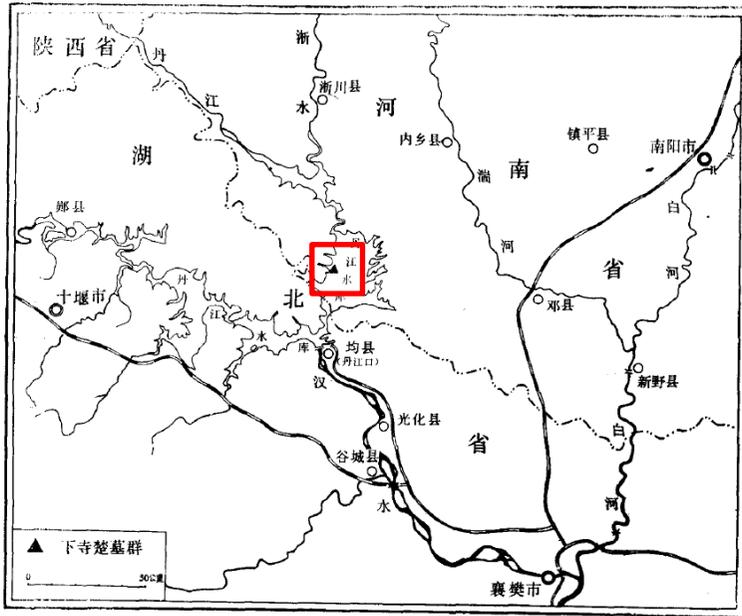


圖 14 浙川下寺楚墓位置圖

### （三）「揚」為國名的別稱

前文論及，楚國所滅的國家或成為其附庸國中，其器物大都以「國名+子+私名」的結構呈現，因此「揚」當屬國名。既然「揚」為國名，那麼將「揚」視為楚公族陽氏之說就不可信。其次，基於「揚」為國名，一般的聯想就是姬姓的唐國，然而此時唐國尚未滅亡，也談不上成為楚國附庸。退一步講，即便唐國成為楚國附庸，其家族墓葬也應在隨棗走廊一帶出現，而非遠在鄖縣肖家河麇國故都。因此筆者認為這個「揚」字所指的就是麇國。

至於何以用「揚」來代指麇國？前文已論及，春秋時麇國的國都為錫穴，即錫城。考量古代或以國都名稱作為國名的情況，如晉國早期又稱「唐」，〈晉公盤〉（《集成》10342，春秋中期）：「我皇祖唐公，應受大令」。朱鳳瀚指出「叔虞雖被封於唐，雖是晉國公室始封的先祖，但未稱晉侯，是時也當未有稱『晉』的國家，故而春秋時期的晉公盤仍稱唐叔虞為『鄘（唐）公』。」<sup>109</sup>又如「州」國可稱「淳于」，《左傳》桓公五年經：「冬，州公如曹。」傳文作：「冬，淳于公如曹。」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亦言：「淳于公即州

<sup>109</sup> 朱鳳瀚：〈覲公簋與唐伯侯于晉〉，《甲骨與青銅的王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頁689。

公，國名州，都淳于，淳于在今山東省安丘縣東北三十里，以都名代國名，古本有此例。」<sup>110</sup>這種一國二名的情況，過去學者對此有相關的論述，竹添光鴻（1842-1917）《左氏會箋》：「州公都淳于而稱淳于公，猶莒公都渠丘稱渠丘公……皆以其都邑為國之別稱也。」<sup>111</sup>何浩也說：「州國都于淳于又稱淳于，魏國都于大梁又稱梁，韓國都于新鄭又稱鄭一樣。」<sup>112</sup>林澧總結這種情況說：「東周時代的人往往把國稱為邑，這在《左傳》、《戰國策》中可以找出許多例子。」<sup>113</sup>至於會用國都代稱國名，黃聖松認為「以『國都名』代稱某國，有縮限一國疆域，僅指國都一邑，有降低該國為都邑層級之意，具有抑制及輕視的意涵。」<sup>114</sup>既然以國都名作為國之別稱是春秋時期可見的一種情況，特別是所屬都邑不多的小國，國都幾乎是這個國家的行政核心。董珊說：

在早期形成階段的「國」，最初僅以一個城市（「都」）作為立足點，這種小國數量很多，然後在戰爭中，那些弱小都市國家變為以霸者都城為中心的「邑」，都、邑逐漸連結成片，形成領土國家。……那些介於大國之間的國家，若原為都市國家，常常會仍保持都市國家狀態，或由領土國家逐漸退縮到都市國家狀態，最後被大國兼併，歸於消亡。<sup>115</sup>

「楊」是麇國最早的都邑，並以國都名代指麇國名，即董珊所說的都市國家狀態。根據《左傳》記載，麇國有錫穴和防渚兩個都邑，原本所屬的都邑大概不多。曹天曉說：「『麇』很可能是部族名或者國名的俗稱，『錫』是麇國都城所在地名稱，但有時亦擴大指麇國。」<sup>116</sup>此說應有一定的道理，故縣名為後來的漢代所繼承。再結合春秋時代或以國都名稱國名的情況，因此可以用「錫」作為麇國的代稱。換言之，「麇子」又可稱「錫子」，即銘文的「楊子」。且為了與楚公族的「陽」氏有所區別，銘文寫作「楊」字。

<sup>110</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108。

<sup>111</sup> 日·竹添光鴻：《左氏會箋》（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頁170。

<sup>112</sup> 何浩：《楚滅國研究》，頁288-289。

<sup>113</sup> 林澧：〈關於中國早期國家形式的幾個問題〉，《林澧文集（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65。

<sup>114</sup> 黃聖松：〈先秦「一國多名」現象芻議——兼論曾、隨二名之關係〉，《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5期（2014年9月），頁153。

<sup>115</sup> 董珊：〈從「曾國之謎」談國、族名稱的沿革〉，《古文字與古代史》（第5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年），頁191。

<sup>116</sup> 曹天曉：〈古麇國歷史綜考〉，頁12。

## 六、結語

春秋姬姓唐國的地理位置，歷來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其地理位置基本上有二種說法，其一是認為唐國在隨州一帶。第二種說法認為唐國當在今河南唐河縣境。然而就戰略位置來看，本文認為將唐國定位在隨州一帶是比較符合事實的。且棗陽一帶也發現了一些唐國器，「陽飮生」和「孟姬」同時出現在棗陽市王城鎮，顯見兩者有關。再者，從棗樹林中出有唐國贈給曾國國君和夫人的行器來看，春秋時期的唐國和隨國關係是緊密的，兩國位置大概也相近，因此將姬姓唐國定位在隨州一帶，是較符合所有的條件。

「揚子」器，過去學界主流的看法有：（一）姬姓唐國、（二）楚公族陽氏兩說。根據本文的考察，「揚」當為國名，其原本是指「錫穴」，為麇國的國都，以國都名作為麇國的別稱。「揚子仲瀨兒」和「揚子斨」可能是麇國的國君，亦有可能是附屬於楚國的麇國公族，換言之，「揚子仲瀨兒」和「揚子斨」皆是麇國的貴族，與姬姓唐國和楚公族陽氏皆無關。

## 徵引文獻

### 古籍

- 漢·班固 BAN, GU 撰，清·王先謙 WANG, XIAN-QIAN 補注：《漢書補注》*Han Shu Bu 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8 年）。
- 漢·鄭玄 ZHENG, XUAN 注，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禮記注疏》*Li Ji Zhu 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2013 年）。
- 晉·杜預 DU, YU 注，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春秋左傳注疏》*Chun Qiu Zuo Zhuan Zhu 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2013 年）。
- 北魏·酈道元 LI, DAO-YUAN 注，楊守敬 YANG, SHOU-JING、熊會貞 XIONG, HUI-ZHEN 疏：《水經注疏》*Shui Jing Zhu Shu*（南京 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9 年）。
- 唐·李吉甫 LI, JI-FU 撰，賀次君 HE, CI-JUN 點校：《元和郡縣圖志》*Yuan He Jun Xian Tu Z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7 年）。
- 唐·李泰 LI, TAI 等著，賀次君 HE, CI-JUN 輯校：《括地志輯校》*Gua Di Zhi Ji Xia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0 年）。
- 宋·樂史 YUE, SHI 撰，王文楚 WANG, WEN-CHU 等點校：《太平寰宇記》*Tai Ping Huan Yu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7 年）。
- 清·王念孫 WANG, NIAN-SUN 撰，張靖偉 ZHANG, JING-WEI、樊波成 FAN, BO-CHENG、馬濤 MA, TAO 校點：《廣雅疏證》*Guang Ya Shu Zheng*（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6 年）。
- 清·江永 JIANG, YONG：《春秋地理考實》*Chun Qiu Di Li Kao Shi*，收入賈貴榮 JIA, GUI-RONG、宋志英 SONG, ZHI-YING 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Chun Qiu Zhan Guo Shi Yan Jiu Wen Xian Cong Kan* 第 4 冊（北京 Beijing：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2009 年）。
- 清·高士奇 GAO, SHI-QI：《春秋地名考略》*Chun Qiu Di Ming Kao Lue*，收入賈貴榮 JIA, GUI-RONG、宋志英 SONG, ZHI-YING 輯：《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Chun Qiu Zhan Guo Shi Yan Jiu Wen Xian Cong Kan* 第 3 冊（北京 Beijing：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2009 年）。
- 清·錢綺 QIAN, QI：《左傳札記》*Zuo Zhuan Zha J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委會 Continuation Of

- Siku Quanshu Bian Wei Hui：《續修四庫全書》*Continuation Of Siku Quanshu* 第 128 本（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5 年）。
- 清·顧祖禹 GU, ZU-YU 撰，賀次君 HE, CI-JUN、施和金 SHI, HE-JIN 點校：《讀史方輿紀要》*Du Shi Fang Yu Ji Ya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7 年）。
- 清·顧棟高 GU, DONG-GAO 輯，吳樹平 WU, SHU-PING、李解民 LI, JIE-MIN 點校：《春秋大事表》*Chun Qiu Da Shi Bia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3 年）。

### 近人論著

- 丁蘭 DING, LAN：《湖北地區楚墓分區研究》*Hu Bei Di Qu Chu Mu Fen Qu Yan Jiu*（北京 Beijing：民族出版社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2006 年）。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金文工作室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JIN WEN GONG ZUO SHI：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 Digital Archives Of Bronze Images And Inscriptions，<https://www.ihp.sinica.edu.tw/~bronze/>（最後瀏覽日期：2023.2.19）。
- 方勤 FANG, QIN：《曾國歷史與文化——從「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Zeng Guo Li Shi yu Wen Hua: Cong Zuo You Wen Wu Dao Zuo You Chu Wang*（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9 年）。
- 田成方 TIAN, CHENG-FANG：〈鄴子妝戈的年代、國別及相關問題〉“Liao Zi Zhuang Ge de Nian Dai Guo Bie ji Xiang Guan Wen Ti”，《考古與文物》*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2011 年第 5 期（2011 年 10 月），頁 97-99。
- 田成方 TIAN, CHENG-FANG：〈罍士父鬲、蓼子聊盞與己姓蓼國〉“Kui Shi Fu Li Tripod, Liao Zi Gan Zhan Bowl and the Ji-surnamed Liao State”，《華夏考古》*Huaxia Archaeology* 2015 年第 3 期（2015 年 9 月），頁 137-147。
- 田成方 TIAN, CHENG-FANG：《東周時期楚國宗族研究》*Dong Zhou Shi Qi Chu Guo Zong Zu Yan Jiu*（北京 Beijing：科學出版社 China Science Publishing，2016 年）。
- 田成方 TIAN, CHENG-FANG：〈漢淮地區唐國銅器及其歷史地理考論——由清華簡《繫年》所載陽（唐）國談起〉“Han Huai Di Qu Tang Guo Tong Qi ji Qi Li Shi Di Li Kao Lun: You Qing Hua Jian Xi Nian Suo Zai Yang Tang Guo Tan Qi”，收入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分中心 CHU TU WEN XIAN AND ZHONG GUO GU DAI WEN MING YAN JIU XIE TONG CHUANG XIN ZHONG XIN：《出土文獻的世界——第六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論文集》*Chu Tu Wen Xian de Shi Jie: Di Liu Jie Chu Tu Wen Xian Qing*

- Nian Xue Zhe Lun Tan Lun Wen Ji (上海 Shanghai: 中西書局 Zhongxi Book Company, 2018 年), 頁 13-29。
- 田成方 TIAN, CHENG-FANG、陳鑫遠 CHEN, XIN-YUAN: 〈息器與周代息國、楚息縣〉“Xi Qi yu Zhou Dai Xi Guo Chuxi Xian”, 《出土文獻》*Excavated Documents* (第十五輯) (上海 Shanghai: 中西書局 Zhongxi Book Company, 2019 年), 頁 69-85。
- 田成方 TIAN, CHENG-FANG: 〈鄆器與姬姓鄆國、楚鄆縣〉“Liao Qi yu Ji Xing Liao Guo Chu Liao Xian”, 《中原文物》*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2021 年第 6 期 (2021 年 12 月), 頁 88-94。
- 田成方 TIAN, CHENG-FANG: 《楚國家族墓葬研究》*Chu Guo Jia Zu Mu Zang Yan Jiu* (武漢 Wuhan: 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21 年)。
- 石泉 SHI, QUAN: 〈從春秋吳師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Cong Chun Qiu Wu Shi Ru Ying Zhi Yi Kan Gu Dai Jing Chu Di Li”,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增訂本)》*Gu Dai Jing Chu Di Li Xin Tan* (臺中 Taichung: 高文出版社 Gao Wen Chu Ban She, 2004 年), 頁 287-338。
- 朱鳳瀚 ZHU, FENG-HAN: 〈覲公簋與唐伯侯于晉〉“Yao Gong Gui Yu Tang Bo Hou yu Jin”, 《甲骨與青銅的王朝》*Jia Gu Yu Qing Tong de Wang Chao*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22 年), 頁 604-612。
- 西安碑林博物館 FOREST OF STONE STELES MUSEUM 整理: 《開成石經》*Kai Cheng Shi Jing* (北京 Beijing: 文物出版社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14 年)。
- 吳良寶 WU, LIANG-BAO: 〈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鄆」國補考〉“Qing Hua Jian Zheng Wen Gong Wen Tai Bo Liao Guo Bu Kao”, 《簡帛》*Bamboo And Silk* 第 14 輯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7 年), 頁 17-20。
- 吳鎮烽 WU, ZHEN-FENG 編著: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三編》*Shang Zhou Qing Tong Qi Ming Wen Ji Tu Xiang Ji Cheng · San Bian*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20 年)。
- 吳鎮烽 WU, ZHEN-FENG: 〈試論古代青銅器中的隨葬品〉“Shi Lun Gu Dai Qing Tong Qi Zhong de Sui Zang Pin”, 《青銅器與金文》*Qing Tong Qi Yu Jin Wen* 第 5 輯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20 年), 頁 21-46。
- 何浩 HE, HAO: 《楚滅國研究》*Chu Mie Guo Yan Jiu* (武漢 Wuhan: 武漢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1989 年)。
- 周賢鵬 ZHOU, XIAN-PENG: 〈塵埋的漢水流域歷史文化名山尋繹——「錫義山」與鄆西羊尾山辨異〉“Chen Mai de Han Shui Liu Yu Li Shi Wen Hua Ming Shan Xun Yi: Yang Yi Shan Yu Yun Xi Yang Wei Shan Bian Yi”, 《鄆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Journal of Yunyang Teachers College*

第29卷第1期（2009年2月），頁34-37。

- 林澐 LIN, YUN：〈關於中國早期國家形式的幾個問題〉“Guan Yu Zhong Guo Zao Qi Guo Jia Xing Shi de Ji Ge Wen Ti”，《林澐文集（古史卷）》*Lin Yun Wen Ji: Gu Shi Ju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9年），頁 65-85。
- 林麗霞 LIN, LI-XIA、王鳳劍 WANG, FENG-JIAN：〈南陽市近年出土的四件春秋有銘銅器〉“Nan Yang Shi Jin Nian Chu Tu de Si Jian Chun Qiu You Ming Tong Qi”，《中原文物》*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2006年第5期（2006年5月），頁 8-9。
- 南陽市文物研究所 NAN YANG SHI WEN WU YAN JIU SUO 等：〈桐柏月河一號春秋墓發掘簡報〉“Tong Bo Yue He Yi Hao Chun Qiu Mu Fa Jue Jian Bao”，《中原文物》*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1997年第4期（1997年4月），頁 9-23。
- 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NAN YANG SHI WEN WU KAO GU YAN JIU SUO：〈河南南陽李八廟春秋楚墓清理簡報〉“He Nan Nan Yang Li Ba Miao Chun Qiu Chu Mu Qing Li Jian Bao”，《文物》*Cultural Relics* 2012年第4期（2012年4月），頁 29-33。
- 南陽市博物館 NAN YANG SHI MUSEUM：《文明在宛——南陽出土國寶文物集粹》*Wen Ming Zai Wan: Nan Yang Chu Tu Guo Bao Wen Wu Ji Cui*（北京 Beijing：文物出版社 Cultural Relics Press，2022年）
- 徐少華 XU, SHAO-HUA：〈古蓼國歷史地理考異〉“Gu Lu Guo Li Shi Di Li Kao Yi”，《荊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Jing Chu Li Shi Di Li Yu Kao Gu Tan Yan*（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2010年），頁 27-45。
- 徐少華 XU, SHAO-HUA：〈論近年來出土的幾件春秋有銘鄧器〉“Lun Jin Nian Lai Chu Tu de Ji Jian Chun Qiu You Ming Deng Qi”，《荊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Jing Chu Li Shi Di Li Yu Kao Gu Tan Yan*（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2010年），頁 46-55。
- 徐少華 XU, SHAO-HUA：〈鄧國銅器綜考〉“Deng Guo Tong Qi Zong Kao”，《考古》*Archaeology* 2013年第5期（2013年5月），頁 62-75。
- 徐少華 XU, SHAO-HUA、尹弘兵 YIN, HONG-BING 著：《楚都丹陽探索》*Chu Du Dan Yang Tan Suo*（北京 Beijing：科學出版社 China Science Publishing，2017年）。
- 徐少華 XU, SHAO-HUA：〈河南南陽李八廟一號墓的年代與番子鼎之屬性〉“He Nan Nan Yang Li Ba Miao Yi Hao Mu de Nian Dai yu Fan Zi Ding Zhi Shu Xing”，《考古》*Kao Gu* 2019年第9期（2019年9月），頁 86-92。
- 徐少華 XU, SHAO-HUA：《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Zhou Dai Nan Tu Li Shi Di Li Yu Wen Hua*（上海 Shanghai：中西書局 Zhongxi Book Company，2021年）。
- 曹天曉 CAO, TIAN-XIAO：〈古麇國歷史綜考〉“Gu Jun Guo Li Shi Zong Kao”，《漢江師範學院學

- 報》*Journal of 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第 37 卷第 4 期（2017 年 8 月），頁 11-17。
- 陳克炯 CHEN, KE-JIONG：《左傳詳解詞典》*Zuo Zhuan Xiang Jie Ci Dian*（鄭州 Zhengzhou：中州古籍出版社 Zhongzhou Ancient Books Press，2004 年）。
- 陳朝霞 CHEN, ZHAO-XIA：〈廩國歷史地理與文化考補〉“Jun Guo Li Shi Di Li yu Wen Hua Kao Bu”，《江漢論壇》*Jianghan Tribune* 2011 年第 7 期（2011 年 7 月），頁 102-105。
- 陳槃 CHEN, PAN：《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譌異》*Chun Qiu Da Shi Biao Lie Guo Jue Xing ji Cun Mie Biao Zhuan Yi*（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1997 年）。
- 陳劍 CHEN, JIAN：〈簡談清華簡《四告》與金文的「祐福」——附釋唐侯諸器的「佩（贈）」字〉“Jian Tan Qing Hua Jian Si Gao yu Jin Wen de Hu Fu: Fu Shi Tang Hou Zhu Qi de Pei ‘Feng’”，《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Chu Tu Wen Xian Zong He Yan Jiu Ji Kan* 第 13 輯（成都 Chengdu：巴蜀書社 Ba Shu Shu She，2021 年），頁 1-23。
- 郭順峰 GUO, SHUN-FENG：〈鄖縣肖家河楚墓出土幾件青銅器的國屬問題探析〉“Yun Xian Xiao Jia He Chu Mu Chu Tu Ji Jian Qing Tong Qi de Guo Shu Wen Ti Tan Xi”，《漢江師範學院學報》*Journal of 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第 38 卷第 5 期（2018 年 10 月），頁 13-18。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CENTER FOR UNEARTHED TEXTS TSINGHUA UNIVERSITY 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Qing Hua Da Xue Cang Zhan Guo Zhu Jian II*（上海 Shanghai：中西書局 Zhongxi Book Company，2011 年）。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調辦公室 HUBEI SHENG WEN WU JU NAN SHUI BEI TIAO BAN GONG SHI：〈湖北鄖縣喬家院春秋殉人墓〉“Hu Bei Yun Xian Qiao Jia Yuan Chun Qiu Xun Ren Mu”，《考古》*Archaeology* 2008 年第 4 期（2008 年 4 月），頁 28-50。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鄖縣喬家院墓群 2008 年的發掘〉“Yun Xian Qiao Jia Yuan Mu Qun 2008 Nian de Fa Jue”，《湖北省南水北調工程重要考古發現 II》*Hu Bei Sheng Nan Shui Bei Tiao Gong Cheng Zhong Yao Kao Gu Fa Xian II*（北京 Beijing：文物出版社 Cultural Relics Press，2010 年），頁 204-223。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等編：〈湖北隨州文峰塔墓地 M4 發掘簡報〉“Hu Bei Sui Zhou Wen Feng Ta Mu Di M4 Fa Jue Jian Bao”，《江漢考古》*Jianghan Archaeology* 2015 年第 1 期（2015 年 2 月），頁 3-15。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等編：〈湖北隨州棗樹林墓地2019年發掘收獲〉“Hu Bei Sui Zhou Zao Shu Lin Mu Di 2019 Nian Fa Jue Shou Huo”，《江漢考古》*Jianghan Archaeology* 2019年第3期（2019年6月），頁3-8。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等編：〈湖北隨州市棗樹林春秋曾國貴族墓地〉“Hu Bei Sui Zhou Shi Zao Shu Lin Chun Qiu Zeng Guo Gui Zu Mu Di”，《考古》*Archaeology* 2020年第7期（2020年7月），頁75-89。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等編：〈湖北隨州棗樹林墓地190號墓發掘報告〉“Hu Bei Sui Zhou Zao Shu Lin Mu Di 190 Hao Mu Fa Jue Bao Gao”，《考古學報》*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2023年第1期（2023年1月），頁29-94。
- 馮峰 FENG, FENG：〈鄖縣喬家院春秋墓初識〉“Yun Xian Qiao Jia Yuan Chun Qiu Mu Chu Zhi”，《南方文物》*Cultural Relics In Southern China* 2009年第4期（2009年12月），頁98-106。
- 黃聖松 HUANG, SHENG-SUNG：〈先秦「一國多名」現象芻議——兼論曾、隨二名之關係〉“On the Phenomenon ‘One State with Several Names’ in Pre-Qin Time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Names Zeng and Sui”，《中國文哲研究集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第45期（2014年9月），頁121-169。
- 黃鳴 HUANG, MING：《春秋列國地理圖志》*Chun Qiu Lie Guo Di Li Tu Zhi*（北京 Beijing：文物出版社 Cultural Relics Press，2018年）。
- 黃鳳春 HUANG, FENG-CHUN、黃旭初 HUANG, XU-CHU：〈湖北鄖縣新出唐國銅器銘文考釋〉“Hu Bei Yun Xian Xin Chu Tang Guo Tong Qi Ming Wen Kao Shi”，《江漢考古》*Jiang han Archaeology* 2003年第1期（2003年3月），頁9-15。
- 黃鳳春 HUANG, FENG-CHUN、蔣斌 JIANG, BIN：〈從新見唐國銅器銘文再談曾隨之謎——兼談姬姓唐國的地望問題〉“Cong Xin Jian Tang Guo Tong Qi Ming Wen Zai Tan Zeng Sui Zhi Mi: Jian Tan Ji Xing Tang Guo de Di Wang Wen Ti”，《楚文化與長江中游早期開發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hu Wen Hua yu Chang Jiang Zhong You Zao Qi Kai Fa Guo Ji Xue Shu Yan Tao Hui Lun Wen Ji*（武漢 Wuhan：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2021年），頁458-465。
- 黃錫全 HUANG, XI-QUAN：《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Hu Bei Chu Tu Shang Zhou Wen Zi Ji Zheng*（增補本）（武漢 Wuhan：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2019年）。
- 黃錦前 HUANG, JIN-QIAN：〈新刊唐侯作隨夫人諸器及有關問題〉“Xin Kan Tang Hou Zuo Sui

- Fu Ren Zhu Qi ji You Guan Wen Ti”, 《西部史學》*Xi Bu Shi Xue* 2021 年第 1 期（2021 年 6 月），頁 3-14。
- 楊伯峻 YANG, BO-JUN：《春秋左傳注》*Chun Qiu Zuo Zhuan Zhu*（修訂本）（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2 年）。
- 鄒衡 ZOU, HENG、譚維四 TAN, WEI-SI 等編：《曾侯乙編鐘》*Zeng Hou Yi Bian Zhong*（北京 Beijing：西苑出版社 Xi Yuan Chu Ban She，2015 年）。
- 鄖縣博物館 YUN XIAN BO WU GUAN：〈湖北鄖縣肖家河出土春秋唐國銅器〉“Hu Bei Yun Xian Xiao Jia He Chu Tu Chun Qiu Tang Guo Tong Qi”，《江漢考古》*Jianghan Archaeology* 2003 年第 1 期（2003 年 2 月），頁 3-8。
- 董珊 DONG, SHAN：〈從「曾國之謎」談國、族名稱的沿革〉“Cong Zeng Guo Zhi Mi Tan Guo Zu Ming Cheng de Yan Ge”，《古文字與古代史》*Gu Wen Zi yu Gu Dai Shi*（第 5 輯）（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2017 年），頁 187-202。
- 趙炳清 ZHAO, BING-QING：《楚國疆域變遷之研究——以地緣政治為研究視角》*Chu Guo Jiang Yu Bian Qian Zhi Yan Jiu: Yi Di Yuan Zheng Zhi Wei Yan Jiu Shi Jiao*（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Fu Dan Da Xue Li Shi Xue Xi Bo Shi Lun Wen，2013 年）。
- 劉玉堂 LIU, YU-TANG、袁純富 YUAN, CHUN-FU 著：《楚國交通研究》*Chu Guo Jiao Tong Yan Jiu*（武漢 Wuhan：湖北教育出版社 Hubei Education Press，2017 年）。
- 劉緒 LIU, XU：〈晉與晉文化的年代問題〉“Jin yu Jin Wen Hua de Nian Dai Wen Ti”，《夏商周文化與田野考古》*Xia Shang Zhou Wen Hua yu Tian Ye Kao G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22 年），頁 374-382。
- 潘彥文 PAN, YAN-WEN：〈從麇國到錫縣〉“Cong Jun Guo Dao Yang Xian”，<https://read01.com/QAjzeP.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3.2.18）。
- 潘碧華 PAN, BI-HUA：〈從考古發現看漢代錫縣地望〉“Cong Kao Gu Fa Xian Kan Han Dai Yang Xian Di Wang”，《江漢考古》*Jiang han Archaeology* 2015 年第 6 期（2015 年 12 月），頁 75-79。
- 鄭威 ZHENG, WEI：《楚國封君研究》*Chu Guo Feng Jun Yan Jiu*（武漢 Wuhan：湖北教育出版社 Hubei Education Press，2017 年）。
- 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 KEIO INSTITUTE OF ORIENTAL CLASSICS：金澤文庫《春秋經傳集解》*Jin Ze Wen Ku Chun Qiu Jing Zhuan Ji Jie*，[https://db2.sido.keio.ac.jp/kanseki/T\\_bib\\_frame.php?id=006680](https://db2.sido.keio.ac.jp/kanseki/T_bib_frame.php?id=006680)（最後瀏覽日期：2023.2.18）。

- 隨州市博物館 SUIZHOU MUSEUM 等編：《追回的寶藏——隨州市打擊文物犯罪成果薈萃》  
*Zhui Hui de Bao Zang: Sui Zhou Shi Da Ji Wen Wu Fan Zui Cheng Guo Hui Cui*（武漢 Wuhan：  
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2019 年）。
- 日・竹添光鴻 ZHU TIAN GUANG HONG：《左氏會箋》*Zuo Shi Hui Jian*（成都 Chengdu：巴蜀書  
社 Bashu Publishing House，2008 年）。

# **Exploration on Location of the Tang State in the Zuo Commentary and Owner of Chu Tomb in Xiaojiahe Village, Yunxian County**

CHEN, HSUAN-WEI

( Received March, 24, 2023; Accepted June, 19, 2023 )

## **Abstract**

It has always been greatly controversial among scholars regarding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of the Ji-clan Tang State mentioned in Zuo zhuan. However, it is indeed the significance of its geographic location that drives us to explore why the Tang State was annihilated till the late Spring-Autumn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recent analysis on the utensils of the Tang State and the strategic location of Nanyang, it is believed in the paper that the Ji-clan Tang State was basically not far from the Sui State; that the location of the Tang State was determined around Suizhou in ancient books fundamentally conforms to the fact of utensils relating to the Tang State which have been unearthed. In terms of the Chu tomb in Xiaojiahe Village, Yunxian County, Hubei, some believe it might be for a Ji family, or a Yang family in the Chu royal clan. After the investigation of Chu tombs, words and appellations, it is believed in the paper the owner of the tomb in Xiaojiahe Village might be not from the Ji family, or the Yang family in the Chu royal clan, it might be a monarch of the Jun State, or a royal member of the Jun State, a tributary to the Chu State.

**Keywords:** Tang State, Suizhou, Xiaojiahe Village, Xixue, Jun State

